



筆隨下窗

窗下隨筆

余幼時，聞祖父言關於江慎修戴東原傳說甚多，當時曾隨筆記錄，成一小冊，今已不知散失何處。江戴二公爲吾儕近代大儒，流風遺迹，尙多印於故鄉父老心中。今僅記二公相見傳說一則，亦祖父所口述者，蓋近於神話矣。

戴東原從休甯去婺源見江慎修。

戴當時年輕，自恃才高，頗有看不起江慎修的意思。

戴走近江之故鄉約里許，忽見一士，迎面而來，說：「來者莫非休甯戴東原先生？」

戴大驚，問：「我是戴東原，你怎樣知道？」

來人說：「我乃江慎修先生門人是也。吾師前日告我，今日此時，有休甯戴東原先生來此相訪，命我遠道來接，所以知道……」

於是，戴喟然嘆曰：「江慎修之學，我不如也！」滿腔傲氣，至此盡消。

於是，戴未見江慎修前，趕快去寫了一個門生帖子。

從此，戴從江問學數年。

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，中卷下卷竟一擱十年，不曾出版。（中卷，下卷稿子均已寫成一部份，未完全。）數年前在北京時，有一天，苦雨齋主人周作人先生曾微笑地說：「我有一個法子可以叫適之將哲學史大綱寫成。這法子是叫適之到西山去住，然後請王懷慶（那時，王懷慶似乎正在北京以軍權維持治安。）派一連兵士守住他，不許他下山，不許他會客，不許他談政治。這樣一年兩年，哲學史大綱就可完全寫成了。」去年我在上海，看見適之先生，問他的哲學史大綱寫得怎樣了，他說因為手邊沒有參考書，所以還沒

有寫好。我將周先生說的笑話告訴他，他聽了，微笑地說：「那也好，可是要讓我參考書全搬了去。」

烈士鄒容在日本留學時，那時是汪大燮做駐日公使，據說，有一天，鄒容一些人去告訴汪大燮，說是日本的飯菜怎樣不好，想吃中國火腿。汪大燮聽了，信以為真，遂送了一隻火腿給他們。鄒容一見火腿，忽勃然大怒，從袋裏摸出一把日本短刀來，用力猛刺火腿無數次，大聲地說：「這火腿一定是滿洲人送來的！滿洲人是什麼東西！我們要吃他們的什麼火腿！」

江亢虎幼時，善吃乳。請來一個乳媽，他放開嘴來一吮，乳就沒有了，接連換了五六個乳媽，乳總是不夠吃。於是，江的家人乃替他取了這個「亢虎」做他的名字。

一個教育總長，四十歲了，還沒有兒子。婆姨太太呢？不行！因為他是個名流。然而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！」「無後」究竟是不行的！總長想出一個妙法，買了一個妙齡女郎，却不肯先受用，說是這個女郎沒有教育，把她送到老家裏去，叫母親教了兩年，然後帶出來，變成正式的姨太太。

孫少侯，爲籌安會六君子之一，舉世唾罵。然孫後頗自悔。胡景翼在河南，孫往從之，貧困而死於開封。朋友柯君告我，少侯在滬時，時往謁陳獨秀，與陳談主義，陳頗厭之。一天，孫往謁陳，陳大怒，說：「你以後再來，我將從窗裏投你出去！」

胡景翼督理河南時，慷慨好客，天下之士皆歸之。然門下士亦極複雜。有人往謁胡，置大衣於客廳中，及出，大衣已不翼而飛矣。

胡景翼由河南赴京，京之河南人士開會歡迎他，大家演說，恭維胡體甚胖，不耐久坐，就在恭維聲中，昏昏焉睡去。

李彥青被殺。孫伏園之子惠迪年方八歲，問伏園曰：「李彥青是什麼人？」伏園答：「是替曹錕洗腳的。」惠迪又問：「他為什麼被殺了？」伏園答：「他替曹錕洗腳，所以被殺了！」

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，他回來告訴伏園說：「喜歡同男孩子玩，不喜歡同女孩子玩。」伏園問他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因為女孩子計策多。」

胡子承好佛，他在徽州任第二師範校長時，曾請一個和尚到學校

裏去演講。這和尚正在講經時，小便急了，不敢下台，就方便在褲裏，講台上全濕了。然而胡子承還以為這和尚道行很高，學生們也佩服到了不得呢。

我在中學讀書時，一個教數學的教員，他從前在大學讀書，遇着考試，曾打過夾帶，方法很妙，聽說是把代數的公式，抄在頭風膏裏，貼在頭上。然而，這方法，後來是失敗了，為監考的人查出來，而且記了過。這教員自己是碰過釘子的，所以對於我們的考試特別利害。有一次學期考試，在他上課時，我們全級學生頭上都貼起頭風膏藥，於是這教員大窘，臉都紅了。

川島小峯在北京到真光去看電影，小峯去買票，恰巧這時節，一個漂亮的女人來了，小峯忙着去看漂亮的女人，把買來的票子和找來的錢全丟掉了。

章士釗在倫敦時，曾以所作英文「農業救國論」投諸彼邦「泰晤士報」，函去既久，竟不獲登，於是，章士釗大生氣，寫信去說：「我是中國的 Ex-minister，你們爲什麼竟不登我的文章？」

吳淞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，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

店，下車後，美人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車夫，車夫拿來看說了：「先生，這角子是銅的。」美人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，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。

一個五歲的小女孩，生了幾天病。家裏沒有人理她，只有她的父親，時時抱抱她。後來，小女孩病好了，於是說：「這幾天，誰待我頂好呢。爹爹待我頂好，我嫁給爹爹吧。」「呵呀！你這不懂事的小女孩，爹爹怎樣可做姑爺呢？」娘姨說。「你不要說，你不要說，媽媽聽見會生氣咧。」小女孩連忙搖手。

曙天姊姊姓笙之五歲女孩，名小桂，一天，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，旁人問她爲什麼嘆氣？她說：「我什麼都好看，只有鼻子太小了。唉！」

一個大學校長，夫婦俱是受過美國高級教育的人。彼此感情極不好。只有客人來的時候，夫婦同去見客，談天，而且顯出很親愛的樣子。客人走了，他們彼此又一聲不響了。這樣的啞夫婦，聽說已經同居了二十年了，但是沒有孩子。社會上還以爲他們是很有名人物，教育界的模範呢。

陳望道先生，住在閘北時，一天，寓居的左近大火，望道先生趕快跑回家中，什麼也不管，忙拿了一枝自來水筆，一把牙刷，匆匆忙忙地逃出去。

熊希齡言，清乾隆爲宮中漢人傭婦傻大姐所生，今熱河行宮尙有所生之小屋遺跡。

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，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，名「孟芳圖書館」，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，孟芳據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。當時，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，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：「學生讀書要什麼圖

書館？書不在多而在精。譬如說政治罷，我平生只讀兩本書，一本管子，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。夠了，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！學生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？」

某次，奉直之戰。離北京城四五十里遠，正砲火橫飛，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。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。於是，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。奉方的代表來了，周自齊說：「快打罷，打贏了，北京城全是你們的；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；」直方的代表來了，周自齊也說：「快打罷，打贏了！北京城全是你們的！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！」

張宗昌有一次在北京對兵士演說，慷慨激昂地說：「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，什麼烏大學！我老子是綠林大學畢業的！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！什麼烏軍事學！我老子全不懂得！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，兄弟大家記着：『敵人來了，咱們就跑，敵人跑了，咱們趕快追上去！』」

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，亦最殘忍。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，一句是「張宗昌」，還有一句是「大鼻子」，因軍中稱白俄兵爲「大鼻子」。於是遇着軍中戒嚴，這裏喊：「口令！」白俄兵便答：「張~~~~宗~~~~昌~~~~大~~~~鼻~~~~子!!」

浦口之戰，白俄兵被俘不少。黨軍以白俄兵罪大惡極，乃用繩將白俄兵魚貫而縛之，驅往殺場。昂首待槍斃，一無懼色。及黨軍提刀殺頭，乃跪下叩頭如搗蒜。

有一次，天津的一個大學請張作霖講演，張說：「他們喊我張鬍子，這是冤枉的！我小時候曾被鬍子擄去，但我並不曾做過鬍子。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。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？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。不收又不好意思。」